

ИСТОРИЯ МО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

III

非
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

ИСТОРИЯ
МО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КА
III

〔俄〕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

著

我的同时代人的
故事

丰子恺

丰一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三卷

第一章 荒林

1

在加甫略·比塞罗夫家中

在上一卷里，我曾经指出我的同时代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恐怕不须待我指出，早已为读者所注目。我想，这个特点不是我一个人所特有，而是我这一代人所共有的。这便是：我们创造了一些偏执而笼统的观念，通过这些观念的三棱镜观察现实。在我身上，这个特点可能比别人更加明显，因为我的想象力特别发达，并且早年就读书。

在这时期内，我们眼前显出的人民形象，是那么笼统而神秘，就像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①里所谈到的那个“斯芬克斯”一般。这个形象令人神往，我们努力猜测它。我曾经在第二卷中谈到，我在第一次流放中、在沃洛格达大道上穿过森林时怎样想象人民的形象：一个态度和善的勇士，体力强壮，性格温顺，然而略带病态，显出衰竭的痕迹。在这里，在这树木丛生、忽晴忽阴的丘陵之间，在我和阴沉沉的比塞罗沃人初次会面之后，这个形象略微变了样。现在，在这些树木丛生、一望无际的山坡上，我眼前显现出一个斯拉夫人的原始面貌来，威严而天真，还没有摆脱同自然力的联系，

并把雪风当作有生命的东西。

这个浪漫主义的三棱镜老是隔在我和我的各种直接印象之间：当我在渡口小屋中和比塞罗沃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甲长的妻子款待我而同时又责备我的时候，以及我望着树林边上“偷儿人家”的可怜的炊烟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对任何一个印象都没有直接而全面地施加过影响。比塞罗沃人在渡口小屋中用骂声和威吓包围我的时候，我的确曾愤然地站起身来，用拳头在我的箱子上敲了一下，使他们畏而却步。这好像是个人直接表现出来的发怒。但只是好像而已，其实那时候我心中并没有愤怒。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这些人对我抱有成见是有理由的；因为人家把城市的渣滓送到他们这里来，而他们凭什么一看见我就应该把我同这些渣滓分别看待呢？当我由于一时冲动，为了甲长的妻子一边款待我一边责备我而把一个十五戈比钱币丢给她的时候，我对她也是这样的想法。后来，这些人对我的温顺畏怯的态度和迅速的和解打动了我的心；甲长的妻子对“偷儿人家”的态度也同样地使我受到了感动。而在这一切事件之上，一直隐约地显现着那个想象的笼统的人民形象。

这个人民形象一直伴着我来到加甫略·比塞罗夫所住的地方，甚至和我一起走进他家里。……我还一直感觉到有一片“玫瑰色的烟雾”异样地蒙蔽在各种严肃的印象上。起初，当加甫略·比塞罗夫长久地不让我知道他到底收留不收留我的时候，他从高板床上回答我的那种嫌恶而颤抖的声音使我感到非常不快。但是当加甫略终于从高板床上走下来，威严地和我握手，对我说欢迎话的时候，他那并不漂亮的身子忽然在我眼前高大起来，参加到这期间一直显示在我心目中、显示在这些黑压压的森林和雪地上的那个笼统的形象

① 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斯芬克斯》，作于1878年12月。

中去了。这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特别富有浪漫心情，我想：看哪，我终于来到了还没有被片面的文明触动过的人民生活的最底层。……如果人民生活中有“人民真理”的宝贵的珍珠，那么……这珍珠正是在这里，在这些阴暗沉寂的树林里。……我的想象中模模糊糊地浮现着那些在树林上空移行的、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所不熟悉的这个境域中的林妖，被这林区的农民以替他修屋顶为报酬雇来当牧人的心地忠厚的弗洛尔·拉甫尔，以及为古怪的树干摇炉散香的“车累米西神甫”。……在这一切上面，我在睡梦中听到加甫略的威严的家长风的欢迎辞。……

这似乎已经是玫瑰色烟雾的最后一片浪漫之云。从第二天早上起就开始过现实的日常生活了。

我醒来的时候心中怀着一种温柔的感觉，一时弄不清自己身在何方。天还没有亮。我躺在煤烟熏黑了的圆木墙下面狭窄的冷冰冰的木炕上。墙壁和天花板伸向晦暗的高处。有一个怪模怪样的人站在我身边，他身穿一件翻羊皮短袄，头戴一顶也是翻羊皮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桦木松明，照着我的面孔。这个陌生人不讲礼貌地拿起松明来，一直照到我脸上；我在这光线中只看到一张麻脸上两只灵活的小眼睛，带着几乎野兽般的好奇神色。这时候门开了，老主妇浑身带着寒气走进来，掸一掸身上的雪。

“这是谁？我们家里来了一个什么汉子？”陌生人把松明从我面前移开了，这样问。

“别打扰他。”老妇人回答。……“这是一个新来的流放犯。刚由村长送来的。……”

“啊哟，糟糕，啊哟，糟糕！”他略带鼻音说，“老头子怎么接受了？应该赶出去……”

“别嚷！……告诉你，这个人愿意付钱的，……三个卢布。……村长说，这是一个挺能干的、会缝靴子的汉子，懂吗……”

她突然略带不安的样子问，“你带来了什么没有？已经打了三天猎了。……”

“什么也没有带来，……”那年轻人没精打采地回答，一面把空空的背袋解下来，丢在炕上了。……“啊哟，糟糕，啊哟，糟糕。……我饿得要命，……我想吃点东西，妈妈！”

他的声音是鼻音，带着诉怨的语气，好像顽皮孩子的声音。

“等一等吧。……你瞧，我还要生火呢。……”

她拿起一根棍子来，在高板床的床沿上敲两下，叫道：

“喂，老老小小的都给我下来吧。……我要生火了，要生火了！……”

高板床上发出一片喧闹声和身体转动的声音。……

“我的一只草鞋哪里去了？……妈妈——！啊，妈妈……彼得罗凡，见鬼！”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说。……

“你自己找吧。……小鬼，谁会来替你找！……”另一个声音回答。

“瞧着吧，我要拿鞭子了。”父亲的颤抖而严厉的声音回答，“我一抽你们的眼睛，你们马上会骨碌地爬起来。……听见吗：妈妈要生火了。……”

高板床上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和懒洋洋的喧闹声。……这时候主妇把一束点燃的松明塞进炉子里，立刻冒出许多烟来，充塞着屋子。同时她打开了通穿堂的门，流进一股股的冷气来，侵袭着躺在木炕上的我。我赶快穿好衣服。现在我才懂得了还在旅途中时甲长关于加甫略的屋子“没有烟囱”这一声明的意义。……原来这里的炉子没有烟囱。炉子里烧的不是一般所谓的木柴，而竟是一段段的桦树干子。炉子口上冒出烟气和火焰来。主妇全身包围着一团团的黑烟，映着火焰通红的反光，好像站在地狱里一般。另一方面，门外流进来的冷气把烟冲向上方。这两种气流展开了斗争，不久就分

占了这屋子：冷气停在下面，烟升向上方，达到一个人的高度，就停滞在那里，仿佛一片颠倒的波浪汹涌的海。

“符拉季米尔，到我们这里来吧。”主妇看见我犹豫不决地东张西望，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大概觉得奇怪，因为没有习惯。……到炉子边来吧，这里暖和些。……”

全家的人都集中在炉子口上。这里的确比较暖和，然而必须低下头站着。脚上吹着冷风，烟气向前喷出，然后升向上方。……只有主人一个人不在炉子边。

“老人家在炉炕上睡着了。……会不会中炭毒？”我带着几分恐惧的心情说。

主妇笑起来。

“他不妨事的。……习惯了！……”

“我习惯了。”加甫略在烟雾笼罩的炉炕上用愉快的声音回答。……“别人会中炭毒，我可不在乎。……”

他照旧泰然地躺在炉炕上。过了不多时，炉子燃旺了，就产生一股通风力，通向开在小板床旁边墙壁上的气窗里。上方的烟海开始稀薄起来。小板床、搁架和天花板就在晨光中出现。……只有长长的一条烟还留在小板床上面，后来这条烟也消失了。门就关上。……

我在加甫略的“没有烟囱”的屋子里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我怀着好奇心在白昼的光亮中观看他们一家人和周围的环境。这屋子很宽敞。小板床从比人头高的地方开始，而且一个成人站在床上可以不必弯曲身子。一只巨大的炉炕伸展到屋子的中央。旁边有一扇小门，门里有一条通路沿着扶梯下去，这里是所谓库穴，即屋子底下储藏物品的地窖。天花板上和墙上，尤其是墙的上部，密密地粘着一层烟煤，这些烟煤像棉絮一样挂着，犹如黑色的霜。桌子上、木炕上、搁架上、墙壁上和天花板上，到处爬着蟑螂，数量

多得惊人。这里有成年的蟑螂，也有幼小的蟑螂。昨天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把一只盛着茶叶的铁匣子放在搁架上了。早上打开匣子一看，发现茶叶在那里蠢动，像活的一样；原来匣子没有盖紧，一只小蟑螂钻了进去。

加甫略从炉炕上走下来，洗了一个脸，把脸上的油烟抹匀了。这时候，我怀着好奇心望一望他的脸，希望在这上面看出昨天侃侃而谈时使我那么敬仰的特点来。然而我没有找到这特点，无论是他的脸上或是姿态上，都没有一点威严的样子。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并不高大，胸脯凹进，头顶显然秃了，略微长着几根黑胡子。他的相貌是平庸的。一双小眼睛发出易激动的病态的光辉，声音颤抖而生硬。

早上吵醒我的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大儿子。他们按照习惯用小名称他为巴维尔哥。他长得比父亲高，但是他的体格不健全，而且脸上全是痘疮疤。一双黑眼睛同他父亲的一样细小，发出一种粗野的光。他已经结婚，妻子快要分娩了。

这家庭里立刻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巴维尔哥在树林里徘徊了三天，打了三天猎，然而一点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其实昨天我和甲长坐马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常常有松鸡从我们的马的脚边飞起来，在离开道路不远的地方徘徊。雪地上全是鸟禽的脚迹。两个妇人失望地望望巴维尔哥，加甫略则愤怒地责骂他。

“你这没出息的东西，没出息的东西。……符拉季米尔，你瞧：他在树林里蹓跹了三天，什么也没有带回来。……长得那么大，中看不中用。这种蠢货，我下回不给你枪了。……”

“谁叫你不自己去，也许你能带回什么来吧，……”儿子粗鲁地回答。

加甫略从木炕上跳将起来。

“你竟敢这样回答老子（他把老子说成“老鸡”），你这下流坯！”

我要拿鞭子了。……”

“光说不动手。”儿子轻蔑地回答。

加甫略站在屋子中央，两手交叉在胸前，眼睛炯炯发光。儿子在新来的人面前这样粗鲁地回答他，显然使他受到了侮辱。但是儿子在准备还击他。

“算了吧，你们这些男人，”加甫略的妻子露开丽亚用调解的语气说，……“准备开饭吧，玛流希卡^①。……”

怀孕的少妇就开始摆设食桌。露开丽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相貌安详而聪明，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仿佛她平生历尽艰辛，她经受了这一切，曾经深思熟虑，而把这些思虑深深地藏在心中。那个少妇长得相当漂亮，然而有一种疲劳困顿的神色。她必须做许多工作，一清早就要把牲口赶到饮水场去给它们饮水，喂它们饲料。男人们完全不帮助女人们，孩子们学他们的样，也都懒惰而不听话。较大的那个彼得罗凡像母亲，还算肯听她的使唤；小儿子安德利哥相貌和父亲一模一样，老是和人拌嘴，只有在父亲的威胁之下才肯做事。在少妇的疲劳的眼睛里，还刚刚开始出现露开丽亚所早已习惯的那种表情。媳妇跟婆婆和睦相处，而且显然很依着她，仿佛在她那里寻求支援；她奉行婆婆的命令，对男人们不抱什么希望。……

后来邻居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加甫略家里的男人们是不能干的，他们家的一切都和别人家不同；要不是有露开丽亚，一切都会搞不顺手。他们家的屋子很宽敞，但是没有填塞好，墙上到处漏风。

① 普·恩·卢波夫在《柯罗连科的维亚特卡档案材料》（“维亚特卡生活”第一期〔七〕，1924年）中指出：《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白桦屯农民的名字大都是变换了的。卢波夫写道：“根据1879年度白桦屯农民户口册可以确定：加甫略·比塞罗夫的妻子不叫露开丽亚，叫做薇拉；他的媳妇（巴维尔·比塞罗夫的妻子）叫做塔佳娜，不是玛流希卡；加甫略的小儿子叫做巴尔菲尼，不是安德利哥；加甫略的女儿叫做玛丽亚，不是阿列娜。”——原编者注

别家的屋子里早已换了有烟囱的炉子，但是加甫略一直主张没有烟囱的暖和得多，有几个邻人听了他这话都暗笑。……加甫略老是诉苦，说他“胳膊抬不起来”，根据这理由，他常常派儿子们去工作，自己很少去。这就可想而知：儿子们没有了工作的榜样，也都懒惰起来，常常规避或叫苦。然而这并不妨碍加甫略维持他的权威和自吹自夸。

“我啊，符拉季米尔啊，我告诉你，我有四次把老婆推出床沿去，这才教会她懂得规矩。”

他说着，得意扬扬地微笑。

“推出床沿去”，意思就是说：把露开丽亚从很高的高板床上推到地上。我怀疑地看看露开丽亚。她并不反驳，我注意到她脸上又显出早先体会过的痛苦经验的表情。我想：她不知尝了多少艰苦，受了这无聊男人的多少奚落，她的聪明的眼睛里才积成这种表情；我就怒火中烧了。不知不觉之间，我初到那一晚对加甫略的回忆完全消失，两星期的日常生活在我心中唤起的只是痛苦和愤慨。于是我开始在加甫略家里热烈地维护“男女平权”，却没有觉察到自己举给他们听的例子都是从城市文明生活中引证来的。……加甫略和巴维尔哥带着讥笑的态度听我讲话。那个少妇对我的话显然有了反应，有时激烈地反驳她的丈夫。……我似乎希望加甫略家中受委屈和虐待的女人们“自尊心觉悟起来”而举起起义的旗帜。每逢男人们在我面前对女人们自吹自夸的时候，我总是袒护女人们，并且向加甫略和巴维尔哥断言：他们家里的女人比他们聪明，比他们能干。……这就引起了相互之间的一些愤恨，结果男人任性胡闹的情况反而越来越多了。

然而，这件事出我意料之外地解决了。有一次，男人们出门去纵饮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定喝得酩酊大醉，喜欢挑衅寻事，一定会向女人们发酒疯。我就准备保卫她们。黎明时候

我突然醒了，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坐到我所睡的木炕上来，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这只手很粗，但显然是女人的手。

“是谁？”我问。

“别吭声，符拉季米尔，”露开丽亚低声说，“还早呢，天刚刚亮。媳妇去饮牲口去了，男人们还没有回来，小伙子们睡得正熟。……我要跟你谈几句话。”

她静默一下，陷入了沉思。后来又说起话来。

“我要跟你谈的是这么一回事。……你袒护我们，我们很感谢你。……不过，请你以后别再这样做，亲爱的符拉季米尔。”

“为什么别再这样做？这完全是对的啊！”

“你说的不错。完全是对的，我们做女人的苦处就像海样深。……说也说不完，哭干了眼泪也诉不尽。……不过，你不要这样。……”

“不要怎么样？……”

“不要让我这苦命的一生里闹出笑话来。他对你说的话是真的：四次把我推出床沿，而且我还有着身孕呢。……那时候我年纪轻，想寻死。可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我的苦日子总算过完了。你瞧，我已经给儿子娶了亲。……现在我该教训媳妇啦。这明明是上帝要我们忍耐。符拉季米尔，这种事你帮不了忙。”

高板床上有人在蠢动了。媳妇从院子里费力地走上梯级来。露开丽亚弯下身子，凑近我耳朵边，匆忙地低声说：

“就这样啦，……符拉季米尔，我哀求你，别再这样做，别闹笑话啦。”

她就离开我，去点松明了；我躺在我的又硬又冷的床上，心里十分激动。我懂得了：这个聪明而有耐性的女人的见解比我高明。事实上，我的干涉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孤零零地隐设在荒林中的这所屋子里的生活，将会变成地狱。我将会阻碍露开丽亚，使她不

能把媳妇引导到她的轨道上，而我自己也许不久就要离开这地方，毫无牵挂地转移到别处去。……不，事情摆得明明白白，最好还是让露开丽亚把自己的惨痛经验逐步传授给媳妇；况且有婆婆在，媳妇的痛苦多少总能减轻一些。

于是我决心听她的话，“不闹笑话”，抑制自己的心情和看法。……

从这时候起，忽然大家都感到心情轻松了。正在展开的内争停止了。我的抑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男人之中有一个人——加甫略或者巴维尔哥——又做出了粗暴的狂妄行为，这时候他就用挑衅的眼光对我看。我默不作声，照旧做我的工作。也许我的沉默瞒不过他们，然而却使他们感到为难，摸不着头脑。……我“不闹笑话”，露开丽亚就用感激的眼色望着我。……

2

“住在天边，弯着腰在天底下走路。”

我走到加甫略家屋子的台阶和平台上，看见雪地、小树林和远处的森林。完全看不到乡村或市镇的特征。附近有一条冰封的小河。人们告诉我：这叫做老河，就是卡马河的旧河床，卡马河的这一段位于沼泽、沙地和树林之间。河的那面是一片片从森林中开辟出来的旷地。在约一俄里^①半之外，有一片密密层层的松林。这已经是在卡马河新河床的彼岸了。在那方面有两缕轻烟袅袅上升，那里住着两个居民。我记得其中一个叫做瓦西卡·费列诺克。他们住在紧靠卡马河的岸边。有时树林后面某些地方也有袅袅的轻烟上升。就在加甫略所住的这条老河上，在一俄里半之外或者更近的地方，还

^① 1 俄里等于1.067公里。——译者注

有一户人家。再远些，在树林后面，有一户我们所望不见的人家，这是不久之后就和我结识的米开沙^①所住的地方。……再远去，沿着卡马河走三俄里光景，便是村长家。在村长的屋子近旁，还有两户人家；然后要再走三俄里光景，才来到另一个有人烟的地方。由此可知，这些森林居民的住屋，是散布在卡马河和老河两岸十至十五俄里的地区中的^②。

在一切方面，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们及其居住地中，都令人感到不够完善。在远古时代，比塞罗沃人的祖先从某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定居在这荒僻土地上的沃恰克人之间。他们发O音的时候声音非常柔和而带有重音，有点像诺夫哥罗德人的口音。后来有人告诉我，维亚特卡省里可以看出诺夫哥罗德移民的遗迹。也许早先的乌什库人^③到这里来的时候，曾经带来由于莫斯科居民拥挤或政策关系而移居过来的一批批移民。他们来到之后就定居在森林中。这些最初的移民生聚繁殖起来，变成了村镇；于是一部分居民又分散开去，来到远处的一些树林里，把树林开辟成旷地，建立起一户户的人家。他们的生活很粗野，然而很自由。

“现在还有什么不好，”露开丽亚对我说，“现在我们也过人的日子了。……可是我们的老一辈人还记得往年的样子：女儿嫁到外地

① 卢波夫指出这里所提到的两个农民的真实姓名：瓦西卡·费列诺克叫做瓦西里·费里波维奇·比塞罗夫；米开沙叫做尼基福尔·尼科诺维奇·卢契尼科夫。——原编者注

② 柯罗连科在1879年10月29日的家信中说：“……现在谈谈白桦屯的情形。关于白桦屯的地理位置，我能说的很少。请你们看一看地图，找出格拉佐夫来。我从格拉佐夫出发，必须渡过维亚特卡河，再到哈林诺村渡过卡马河，然后渡过这里的卡马河。如果你能够在某一张地图上找出流入卡马河的老河，那么关于我们的白桦屯的位置便可获得十分明确的观念了。”在信纸的空白处，柯罗连科最后附记着：“所谓老河，原来是一条小支流的名称，是旧时的河床。”——原编者注

③ 乌什库人是十一至十五世纪诺夫哥罗德的民兵队，他们常常乘了一种叫做“乌什库”的平底大船，被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们派去在河流上和北海水路上经商或打仗。——译者注

去了，……爹娘想去探望。坐了船，船里摆上自家的酵面桶，桶里装着和好的面。你瞧，做客人是自己带饭去的。……”

我离开白桦屯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不知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但在当时，这一带地方异常荒凉偏僻。人们的生活都好像是几百年前的样子。丝毫没有现代社会关系的概念。……当我已经在白桦屯住惯，而当地的居民也都知道我是读书人之后，有一次有一个本地人来要我替他解决一个疑难。据说那个守林人不知为什么老是来找他的碴儿。终于我从他的混乱不清的叙述中听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砍了公家树林的一部分，在树墩上放些苔草，把苔草烧了。这是本地的一种习惯，表示他占用了这块地方。邻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可是守林人不承认这种旧习惯，向他要求“一张什么凭证”。……这件事终于好像是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的。

后来我这里曾经来了几个农民请愿代表的流放犯，他们和我谈到他们的事情，谈到如何为了土地同公家或地主打官司，白桦屯居民听了这些话完全不能理解。加甫略算是略微知道些“外乡人”的生活情况。他并且知道那里的人民生活穷困，怨声载道；然而他有一套见解。他说别地方的田地是“划分成一亩亩的”。这就是说：赶着马到田野里，只够你连犁带马横站着。你的田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自然啰，顺着长条往前耕，可以随你耕多少，哪怕耕到天边也行。……可是耕起来不方便，因为太狭。这就叫做划分成亩。至于是谁规定了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有什么意义，那跟他这个白桦屯居民无关，他也不感兴趣。

“我们住在天边，弯着腰在天底下走路，”诙谐的加甫略微笑着对我说，“外乡人在这样讲我们，说什么我们这里的女人捣好了衣服要漂洗的时候，可以把捣衣棍搁在天上。……”

的确，后来我曾经走遍俄国各地，还到过遥远的西伯利亚，然而不曾见过这样荒僻的地方。譬如说：白桦屯的人不知道有货车，

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夏天可以通车的道路^①。如果要出门或者要运“外衣”（白桦屯居民把一切可能搬运的东西称为“外衣”），那就把马套在船上，把船拖到卡马河边或老河边。然后放走自己的马，用船载行，尽可能多走水路；到了需要走陆路的时候，就在树林里随便抓一匹马来，让它拉到下一个渡口。

显然是由于交通这样困难的缘故，长官们不到白桦屯来打扰居民们。白桦屯里从开天辟地以来不会看见过县警察局长。区警察局长似乎曾经到过比塞罗沃^②。有一次时疫流行，地方自治会里有一个热心的女助医驾临白桦屯；然而她显然是被这地方的荒僻吓坏了，立刻逃回家去，把一只急救药箱留在一个农民家里，又给比塞罗沃人留下了惊人的谈话资料，他们说从来不曾见过女的长官。

全靠这可庆幸的位置，这地方受到行政方面的影响很有限。我来到这里之后过了若干时候，从乡里的信差那里知道：比塞罗沃人曾经聚众出动，把巡官、乡村警察和牲畜贩子所抓去的全部牲口抢了回来，这一次“暴动”竟毫无后果。这毕竟还是比塞罗沃的事。至于在白桦屯，加甫略的父亲轮到服兵役时，干脆躲起来不去。当委员会突然来到比塞罗沃的时候，马车夫们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白桦屯的居民，他们就拿了枪和滑雪板跑到树林里去。等到雷霆万钧的长官们去远了之后，他们又安然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白桦屯的人家几乎都没有菜园。有一次露开丽亚要特别款待我一下，因此给我吃……洋葱头。我把洋葱头就着面包吃了，这时候小伙子们都用羡慕的眼色望着我。……

“看来味道很好吧。”他们垂涎地说。

我对于吃的东西很不关心，因此现在难于详细回忆当时的菜肴。

^① 冬天河面冻冰，可通车辆；夏天则需要另觅道路。——译者注

^② 白桦屯属比塞罗沃乡。——译者注